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821
17 April 1975
CHINESE

第一八二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

星期四，下午四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德吉兰戈先生

(法国)

出席：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契尔努申科先生

中国

黄华先生

哥斯达黎加

萨拉萨尔·纳瓦雷特先生

圭亚那

杰克森先生

伊拉克

谢赫利先生

意大利

普拉雅先生

日本

斋藤先生

毛里塔尼亚

凯恩先生

瑞典

里德贝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奥文尼科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莫尔顿先生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奥约诺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夏尔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斯卡利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LX-2332 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八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四时四十五分会议开始哀悼沙特阿拉伯已故国王费萨尔·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陛下

主席：因为这是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陛下突然去世以后我们第一次开会，在还没有讨论理事会今天的议程以前，我想代表理事会向沙特阿拉伯的常任代表，表示深切地哀悼给他的国家带来丧事的那个不幸事件。费萨尔陛下生前站在阿拉伯世界的前线，并在世界领袖之中居于杰出的地位。人们会长久记得他的智慧，他的人道品质，和他对于当前事态留下深邃印象的政策。

现在我要请所有代表和我一起起立，静默一分钟。

全体代表起立，静默一分钟。

向前任主席致谢

主席：我要代表理事会向前任主席致谢——事实上是两位前任主席，因为在三月里理事会很荣幸地由哥斯达黎加外交部长贡萨洛·法西奥先生阁下充任主席，接着又由我们的朋友费尔南多·萨拉萨尔先生继任。法西奥先生以我们去年已经看到的权威和技巧，主持我们面临的一件特别困难的工作，终于圆满地得到结束。我们向他们两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欢迎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代表

主席：作为安理会主席和法国代表，请允许我表明我是多么高兴地欢迎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代表奥约诺大使。我要祝贺他荣任这个重要职位，并且向他保证，所有理事会会员国都会象对待他的前任恩吉内先生一样，和他保持友好的合作关系。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紧急部队的报告 (S/11 670)

主席：我要向安理会全体会员道歉，没有亲自主持为准备不久就要付诸表决的决议草案所作的重要而有成果的商讨工作。我要感谢全体会员在商讨之中所给予我的助理雅克·勒孔特先生的竭诚友善的合作。

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埃及和以色列代表的信，要求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被邀参加讨论议程上的问题，但无表决权。

按照惯例，如果安理会同意，我就要请埃及和以色列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和以色列代表特科阿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进行审议议程上的问题，“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紧急部队的报告”。S/11670号文件已于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二日分发。安理会也收到了另一决议草案，作为S/11675号文件分发。决议草案是安理会理事国在积极的商讨中准备成的。理事国又同意应该在我请第一位发言人发言之前把决议草案提付表决。

按照我们的同意，我现在把决议草案提付理事会表决 (S/11 675)。

举手表决

赞成：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哥斯达黎加、法国、圭亚那、意大利、日本、毛里塔尼亚、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

反对：无

中国和伊拉克没有参加表决。

主席：表决的结果是：十三票赞成，没有人反对，没有人弃权。 两个理事国没有参加表决。 因此，决议草案获得通过。

现在我请发言名单上的代表发言。

奥文尼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这个重要职位。 苏联代表特别欢迎你，因为你代表的是一个友善国家，和苏联有长远的相互了解和合作的联系。 在你的主席任内，理事会已经通过了一个可以促使中东达到一个公正持久和平的决议。 主席先生，我要借这个机会来向你保证，苏联代表团一定诚心诚意和你合作，帮你执行你的重要职责。

我也要感谢哥斯达黎加的外交部长，法西奥先生，和哥斯达黎加在安理会的代表，萨拉萨尔·纳瓦雷特先生，在他们两位的主席任内安理会通过了关于塞浦路斯的决议。 第367（1975）号决议案的执行应该可以在联合国宪章的崇高原则和目标的基础上促进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

安全理事会刚刚通过了一个决议，想要在立即执行安理会第338（1973）号决议的基础上解决中东的冲突。 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注意到，这个为了在政治上公平解决中东冲突的基本决议，至今还没有加以执行。 原因很清楚，每一个人都知道。 就是因为以色列顽固地拒绝从一九六七年所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内撤出它的军队。 就是因为它拒绝承认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包括自决权，和建立他们自己国家的权利。 阿拉伯人民的这些不可侵犯的权利不久以前才由联大在第3236（XXIX）号决议里加以肯定。

在这方面，苏联代表团要指出，今天安全理事会关于延长紧急部队任期——这一次是三个月——的决议在基本上是要再利用一次机会以最快的速度获得中东冲突的真正解决。 要达到这个目标，则日内瓦中东和平会议越早恢复越好。 这个会议是特别为了审查与中东问题的解决有关的所有问题而召开的。 它的好处是，所有与中东冲突的解决有关的问题都不会在幕后讨论，而是公开讨论——在阿拉伯和世界舆论之前公开讨论，这样就会使反对一个公正的和平解决的人在操纵上增加困难。

苏联在中东问题上所持的原则立场已经在安全理事会里多次申述过了。我要利用这次机会请安理会理事国注意到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布列兹涅夫同志今年三月十八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于布达佩斯召开的第十一届大会上的讲话。在那次讲话中他说：

“苏联和其它兄弟国家始终绝对坚持在中东建立真正持久和真正公正的和平，并且坚决主张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可靠方式：就是尽早恢复专为这一目的而成立的讲坛，即日内瓦会议。苏联一直赞成把基本问题解决：就是解放一九六七年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满足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权利，包括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苏联也一直赞成有效地保证在中东的所有国家都能安全、独立和自由地生存和发展。”

苏联的这个立场是安理会理事国和其他国家所赞同的。

我深为满意地在这里强调苏联和法国在解决中东问题的关键问题上渐渐趋向一致了。在今年三月法国外交部长希拉克先生正式访问时发表的苏法公报里，有下面一段话：

“苏联和法国相信，只有以色列的军队从一九六七年占领的全部领土内撤出，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包括有他们的民族家园的权利得到保护，和所有该地区国家和人民的独立生存权利获得保障，才有可能在中东达到公正持久的和平。”

“在这方面，双方表示希望日内瓦中东和平会议会尽快恢复它的工作。”

我们也很高兴看到苏联和伊拉克在中东形势上的立场渐趋一致。在伊拉克共和国革命指导委员会副主席萨达姆·侯赛因先生访问期间刚在莫斯科签定的苏伊联合公报里，有下面一段话：

“苏联和伊拉克共和国声明，只有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获得解放，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权利包括自决权得到保障，中东的公正持久的和平才能实现。”

现在直接谈谈紧急部队的作业问题，苏联代表团要再度请大家注意下面的话。

首先，我们必须指出，象联合国紧急部队分遣队在作业地区的行动自由这么迫切基本的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解决，这种形势是很不正常的。从秘书长在第S/11670和Corr.1号文件里的报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以色列不顾安理会的决定，对于组成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一部分分遣队加以歧视。以色列在它的部队控制的地区内限制这些分遣队的行动自由。

从安理会理事国之间昨天非正式的磋商里，从联合国秘书处高级官员的答复里，都可以看出，事情的本质是：以色列的歧视是针对大多数——目前构成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七个分遣队中的四个。就是两个非洲国家，加纳和塞内加尔的分遣队；一个亚洲国家，印度尼西亚的分遣队；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波兰的分遣队。以色列的这种非法活动不但违反了有关的理事会决议的精神和形式，而且也妨害了联合国紧急部队作业的效率。苏联代表团认为联合国秘书处和联合国紧急部队统帅部应该在有关的安理会决议的基础上采取积极的措施，来终止我所说的以色列歧视联合国紧急部队分遣队的非法行动。如果形势没有什么重大的改变，安理会应该召开一个特别会议，讨论这个问题。

苏联代表团也要再度提到，安理会关于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作业应该力求节约这一个决定，必须严格遵守。在这方面，我们要表示很高兴看到联合国秘书长在他的报告的第二十七段里特别说：

“……秘书长将继续尽最大努力，保证紧急部队的作业力求节约。”（S/11670和Corr.1,第27段）。

总结说来，苏联代表团要再度强调，应该把联合国紧急部队驻期的再一次延长用来尽早达成中东问题的全面解决。

主席：谢谢苏联代表对于我担任安理会主席职位的善意祝贺和勉励的话。作为法国代表，我也谢谢他在发言里提到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亲近关系和所采取过的共同立场。

斯卡利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我要祝贺你和你的代表团——特别是勒孔特先生，你们主持磋商，使理事会达成协议，延长了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任期。美国很高兴地赞同这个一致意见，并且支持延长联合国紧急部队及其任期。

我要再度表示我国政府感谢那些为联合国紧急部队提供和保持分遣队的国家，感谢民政人员，感谢休战监察组织派驻现场的观察员，特别感谢联合国军队，他们为继续谋求该地区的和平而作出直接的贡献。

联合国紧急部队的司令官，恩肖·西拉斯沃中将，值得我们特别赞扬，因为他自从紧急部队成立以来表现了稳健完善的领导才能。他的榜样为将来所有联合国维持和平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可羨的模范。

秘书长和他在总部的职员也值得我们最高度的赞扬，因为他们继续极其卓越地执行了这么困难的一个任务。紧急部队的作业效率则在秘书长最近的报告里可以证实。紧急部队效率的最明确证据，就是形势一直保持平静，双方也都大体上遵守脱离接触的协定，都和紧急部队合作。因此，从秘书长上次的报告以来没有发生过重要事件。

这些联合国维持和平的军队不但在保持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隔离线和防止新敌对行动上极为重要，在建立将来谈判的成败所必需的信托和信任气氛上也同样重要。联合国紧急部队和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脱离接触协议都只是达到一个目的的手段，而不是解决办法本身。它们是安全理事会在第242(1967)号和338(1973)号决议里所构想的通过谈判去达到全面和平解决这一程序的一部分。

就原则上来说，我们本来是比较愿意把驻守期延得再长一点。但不管任期是延长三个月或六个月、或者更长，我们总相信有迫切的需要继续努力，以求达到一个谈判的解决。

上次理事会开会讨论延长联合国在中东的维持和平部队任期的时候，我说过，没有人能否认，通向和平之路是既长远又艰苦的，它会使所有有关方面的耐心和善意受到考验。事实证明，这都完全说对了。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现在还是在那条路上——通向中东的公正持久和平之路。美国有决心继续这个寻求。正如福特总统最近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所说的：

“美国会继续努力，采取看来最有希望的步骤，不管是谋求全面解决或是临时协定，只要当事各方都愿意就行。我们不能接受停滞或者僵持的局面，因为这会为和平、繁荣以及我们在该地区内外的外交关系带来危险。”

今天延长紧急部队的任期对于继续推进这个程序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贡献。我们很高兴地赞同理事会的这个行动，并且承诺，我们会尽最大努力，继续谋求中东的和平。

主席：谢谢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对于我担任主席职位的祝贺和鼓励。同时也谢谢他对我的助理，雅克·勒孔特先生说的感谢的话，勒孔特先生主持了大部分的讨论。

斋藤先生（日本）：主席先生，这是你担任主席以来理事会第一次开会，所以我要向你诚恳地祝贺。我相信，以你的众口交誉的外交才能，一定会在你未完的主席任内，圆满地主持我们的讨论工作。

我也要赞扬哥斯达黎加外交部长，贡萨洛·法西奥阁下和在三月接着他担任主席的该国外交部副部长和常任代表，费尔南多·萨拉萨尔二位的外交才干。

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第S/11675号文件中所包含的决议草案，其中规定将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任期延期三个月，到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为止。我们确信，既然不幸地没有一个永久解决办法，这样作就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帮助维持该地区目前的平静。我们相信这次的行动为安全理事会提供了极好的机会继续协助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的工作。我要利用这个机会诚恳地祝贺不惜巨大牺牲为紧急部队提供派遣队的那些政府、和该部队的司令官和士兵们，他们为了和

平的事业，远离祖国，身历险境。我当然也必须感谢秘书长和他的忠于职守的助理人员在组织、调配和补给紧急部队方面的工作表现。从紧急部队成立以来，秘书长始终丝毫不爽地使理事会会员国明了它的作业，我们已经很欣然地拜读了他在第 S/1670 和 Corr. 1 号文件里的报告，他为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至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二日中间紧急部队的活动作了完全的报导。秘书长报告说紧急部队中有三个加拿大成员殉职，我要代表日本政府向加拿大常任代表表示诚恳的哀悼之意，并且拜托他向加拿大政府转达我们的意思。

我国代表团热诚希望，把紧急部队的任期延长之后会有助于保持和平动力并提供时间继续磋商。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一切可能的方法都必须加以利用，而紧急部队的继续驻留对于提供时间再谋磋商是有帮助的。

我国代表团很遗憾地看到美国国务卿吉辛格先生不再在一个所谓逐步解决办法之下，致力于达成埃及和以色列之间进一步脱离接触。因此我国代表团要更紧急地呼吁各方，在磋商过程的每一阶段都继续采取节制、自制和合作的态度，避免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由于中东继续不稳定，埃及总统萨达特关于决定在六月五日重开苏伊士运河的宣告在政治上有特别重要性。我们希望开放这条伟大国际航路的决定会进一步证明，埃及确信中东目前的停火会变成一个公正持久的和平。

最后，我国代表团诚恳希望，未来的三个月会带来可信的迹象，表示目前阻止中东和平解决的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是会克服的，而且我们不久就可以看到最少有一个突破的开始。不管怎么样，我们确实抱着并不过分的希望，认为理事会的行动会改善和平的机会。

主席：谢谢日本代表对于我担任主席职位的祝贺和鼓励。

普拉雅先生（意大利）：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告诉你，整个意大利代表团对于你回来领导我们的辩论，对于你从托付你办理的其他重要任务回来，以及对于我们能够在你的熟练的指导下工作，感到如何的高兴。

在祝贺你就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时，我也要称赞勒孔特公使，他在主席任期内使本理事会能得益于他著名的才干，并且值得特别称赞，因为领导我们无异议地通过了今天的决议。

我不愿失去这个机会，再为意大利代表团对哥斯达黎加的外交部长，贡萨洛·法西奥阁下和哥斯达黎加代表，萨拉萨尔大使主持三月会务的模范方法，表示祝词和感谢，那实在是辛苦的工作。

允许我和你——主席及法国代表——一起欢迎今天我们会议上的新同事，喀麦隆联合共和国的奥约诺大使。

回到我们辩论的对象，我要强调意大利曾经多么希望并认为有可能到了我们延长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任期时，环境一定会与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完全不同。尤其是我们当初确信美国国务卿的最后努力会导致当事者之间关系的进展，以至于可以进一步除去该地区现有的引起不安的沉寂状态中时刻存在的危险，并且引导中东人民更接近公正和持久和平的目标。

我代表意大利政府，要对这些慷慨的努力表示理所应有的称赞，这些努力没有成功，是一件引起遗憾和关切的事。我们已经能看出日益增加的紧张迹象，这提醒我们，该地区的局势仍旧有爆发的可能。如果当事者能够表示新的意愿，引起在有利的前景中恢复这些努力，我认为可以构成一个积极因素。当然，我也同样积极地注意重开日内瓦会议的可能性。要紧的是继续走寻求协议与和平的进展的谈判途径。

然而，在目前情形下，我确信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对于应该不应该或不如说是没有必要延长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任务，会有任何怀疑。在他关于紧急部队的上

次报告中 (S/11670 和 Corr. 1) —— 意大利代表团对这个报告曾给予特别注意—— 秘书长就强调这点。 我国代表团怀着这个信心, 投票赞成刚才通过的这个决议。

在理事会讨论联合国紧急部队的前几次会议中, 曾有人强调联合国紧急部队维持着该地区的平静, 就是做到了提供谈判的时间和机会的任务。 这个维持和平部队的目的, 象任何其他的一样, 不是要在当事者间造成永恒的分离, 而是要维持一种气氛, 使当事者能把沿着和平之路前进的愿望表示出来并化为事实, 借此帮助他们彼此越趋接近。 实际上, 在前几个月中,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在中东确有这种意愿的表示。

我要在此特别提到最近的一个表示, 因为意大利对它有特殊的兴趣。 我是指埃及已宣布苏伊士运河不久即将重开, 这是我国政府很愉快满意地所欢迎的一个决定。

我所说的联合国紧急部队的职务和目标, 我认为今日仍然是适切的。 但是安全理事会只延续这个任务三个月, 而不是象以往那样延续六个月, 这个事实证明了理事会深感事情之迫切, 并强调了目前局势有其可虑的几方面。 我们决不可以因为对最近努力的失败感觉失望, 而就鼓励延长僵局, 我们决不可以让该局势的可虑情形发展成为一个严重的紧张气氛。 反之, 我们必须提醒我们自己, 特别是在目前的紧要关头, 断不可以把延续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任务视为可以替代寻求谈判的和平的积极努力。 任务的延长, 虽然比从前只有较短的期限, 仍可给当事者提供沿着这个道路前进的进一步机会。 我们全体必须各自尽其所能去努力加速寻求进展。

因此我们的任务是—— 照意大利外交部长鲁莫尔最近向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的声明所说—— 重新鼓起努力来鼓励并帮助直接有关的当事者以勇气和远见去克服一切矛盾, 这些矛盾使得一个基本上与他们自己的基本利益相反的局势僵持太久了。 就意大利而论, 它将继续一如既往沿着这些路线前进。

我确信我们都有这个感觉：充分体会到缓和与国际合作之不可分，我们必须作出紧急努力朝向中东冲突的全面的和平解决迈进。意大利代表团认为，这是我们在所通过的决议中特别提到执行安全理事会第338(1973)号决议的意思，安全理事会第338(1973)号决议导致了日内瓦会议的召开，并且因为回顾了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再次重复必须根据什么基础去达成和平解决。

在这方面，我也要回顾最近直接有关的当事者在不同论坛上所作的声明，并从中取得一些乐观或至少是希望的理由。没有一个当事者似乎要打断寻求和平解决的努力，实际上，他们全都表示愿意恢复努力，范围和条件仍然有商量余地。

我国代表团要表示一个深深的希望：愿它们立即达成同意，允许对和议进展作出新的努力；而秘书长在联合国紧急部队再驻在西奈三个月到期后提交给我们的进一步报告会透露有希望的发展。

这是我国代表团在安全理事会上第一次讨论了联合国紧急部队的问题，我要在结束发言时，称赞联合国紧急部队在困难和吃力的环境中执行其棘手的指定任务的行动。在技术水平上，这也是办得有效和成功的一件工作。凡是在其他论坛上仍然有争论的原则问题和立场，都已经为了和平利益而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了。

我国在另外一个论坛上正在努力对拟订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通则作出最积极的贡献，认为此事是可以乐观和兴奋的理由。因此，我很高兴向秘书长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表示最深的感谢，觉得应该特别感谢他能以确切周到的报告让我们了解联合国紧急部队在现场的活动，我们也要向联合国司令部、军事特遣队和担当任务的文职人员表示感谢。特别是，整个联合国紧急部队分遣队的技术效率、道义上的承诺和无私的个人牺牲，值得最高的赞扬。我们愿向提供军队的国家表达感谢；它们都忍受牺牲，事实上还忍受它们国民生命的惨痛损失——关于此事我们表示最深的同情——执行着对于该地区的平静和对于联合国维持和平任务的一般实践都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务。

主席：我谢谢意大利代表给我的勉励。他对于勒孔特先生代表主席在磋商的过程中所做的工作表示赞美，特别令我感动；经过这些磋商之后，我们才能够起草安全理事会刚才通过的决议。

莫尔顿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首先，我个人要祝贺你担任本理事会的主席。我们很感谢你为了在巴黎的特别长的和艰难的一系列会议之后及时回到此地来主持本理事会的会议所作出的特殊努力。

我也要祝贺几位杰出的前任主席在三月份内处理有时很困难的工作的方式。

我们也热烈欢迎我们的新同事，实际上也是我们在本理事会的邻座，喀麦隆的代表，奥约诺大使。

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我们刚才通过的决议，因为我们和秘书长持同样的看法：联合国紧急部队的继续留驻在此关键时刻仍然是很重要的。在理事会的先前会议中，我们已经清楚说明我们不认为联合国紧急部队应该成为中东正当解决办法的一个替代。然而，紧急部队在目前仍然是不可少的，以便提供所需的必要环境以充分执行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和第338(1973)号决议为基础，举行寻求一个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的谈判。但是，我们没有很多时间可以浪费，这些谈判非以新的力量和决心去督促进行不可。

我们深感兴趣地——我还可以说，我们很敬佩地——注意到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为了要使以色列和埃及之间产生进一步的脱离接触协议所作的努力。我们非常遗憾，虽则有他的一切努力——没有人能够作出更多努力去拉近双方了——这个尝试仍没有成功。然而，现在重要的事不是回顾过去，尽说应该由谁负责，而是往前看，并设法找出一些可以使谈判再度进行的方法。这是一个影响到我们大家的问题，我们有权利和义务要求当事者考虑一切仍可使用的办法，把谈判向前推进，这样才不会失去动力。

关于我国政府的立场，我要重申 我们对于现在的紧急部队和根据第242(1967)号决议将来可能设立起来以保证一个解决办法的更永久性的维持和平部队，仍认为是有其区别的。我也要重复我们仍然准备在后一部队中尽我们的一份责任。

最后，我国代表团要再次称赞秘书长和其工作人员、联合国紧急部队的司令官、军官和士兵以及所有负责使紧急部队行动得到成功的人。秘书长在其杰出的报告中能够说联合国紧急部队活动地区的局势在审查期间仍旧安静，这件事本身对于紧急部队的工作和一切与之有关的人就是一种赞美。我要确实告诉秘书长我们很清楚体会到紧急部队在执行其任务时的极大智慧和技巧。我们非常感谢他们为世界和平事业和为我们大家的利益所作的一切。

主席：我谢谢联合王国代表给我的奖励。

黄先生（中国）：在安理会讨论通过第三三八号决议时，中国代表团曾阐述了自己对中东问题和该决议的立场，并且没有参加对该决议草案的投票。中国代表团对派遣联合国部队问题历来在原则上也持不同意见。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决定不参加对S/11 675号决议草案的投票。

人们可以看到，中东的局势仍然是动荡的。在那里，一方面是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反帝、反霸、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在深入发展；同时，超级大国出于各自争夺石油和战略要地的目的，争夺和角逐亦愈演愈烈。它们口头上天天讲“缓和”，叫嚷要解决中东问题，事实上都想保持“不战不和”的局面，以利于互挖墙脚，扩大各自的势力范围。超级大国的侵略和争夺，只能激起阿拉伯人民更加强烈的反抗。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从历史的经验中正在日益深刻地认识到，中东问题的最终解决，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民族解放事业胜利的取得，如同世界上任何其它地区人民所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一样，只能是依靠自己人民的团结和坚持不懈的斗争；同时，必须排除超级大国的插手和干预，对那个口头上高唱“支持阿拉伯人民民族解放事业”而实际上却竭力操纵局势，利用矛盾，破坏阿拉伯人民解放事业的超级大国，尤其要提高警惕。

世界上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总是相互支援的。中国代表团重申：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反帝、反霸、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收复失地，恢复民族权利的正义斗争。我们相信，只要他们坚持团结、坚持斗争，在第三世界国家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援下，必定能够最终实现自己民族的愿望，取得斗争的胜利！

凯恩先生（毛里塔尼亚）：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说我国代表团多么高兴看到你主持本月的安全理事会。我们由过去经验，知道在你主持下的安全理事会会议总是以重要决定作结束，这些决定不仅提高了本组织的声望，而且有助于在世界上建立和平的气氛，由此更加可见我们的满意确有理由。我已经深信，你的出名的智慧、修养、耐性、谦恭和经验等品质都是四月份安全理事会得到成功的确切保证。

安全理事会刚刚通过了我国代表团所支持的载于S/11 675号文件内的决议。理事会通过这个重要的决定，我们必须说，由于埃及政府和其总统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三月二十九日，埃及政府决定向安全理事会表示埃及同意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任务可延续三个月，这无疑是埃及善意的又一个证明，这个善意使中东的阴沉天空出现了一线光明，同时驱散了在联合国紧急部队任务期满的前夕当然感到的不安。

因此该决议执行部分(b)段所含的决定反映出一个政府的诚信行为，这个政府一向说只要可能，它宁愿使用和平方法在中东达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现在弥漫在中东的紧张，会在任何时候发生一场造成无可估计的后果的新战争，这次不仅对有关区域，而且对全人类，都可能是致命的。

这样一个诚信行为，确实是在必要时曾拿起武器保卫自由和尊严的一个民族和政府确有其智慧而且能够节制自己的证明。但是埃及人民的忍耐，他们的节制和他们时常表示的意思，就宁可谈和平而不谈战争——简言之，他们愿意通过谈判寻求解决的意思——是有某些限度的，尤其是如果所发出的呼吁只碰到特拉维夫当局建立起来的一堵沉默的墙，而到目前为止还无法和这些当局谈判。无论如何，目前中东存在的现状是断不能永远维持下去的。安全理事会的责任是注意使其决定得到遵从。它的声望视这件事而定，就象联合国本身的前途一样。

安全理事会获得三个月的时间，并且这是可以达成中东局势的公正和持久解决办法的一个外加的和最后的期间，只要以色列建立起来的沉默的墙能够让步，并对埃及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呼吁加以密切注意。

我要称赞勒孔特先生，他以值得赞美的技巧主持安全理事会的非正式会议。

主席：谢谢伊斯兰教共和国毛里塔尼亚代表向主席所说的特别奖勉的话。

里德贝克先生（瑞典）：首先，主席先生，我个人要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我们非常期望在你的英明指导下和你及其他同事一起工作，并且向你保证我们的充分支持与合作。

在我们的非正式咨商期间，勒孔特先生曾给我们有效的领导，我也要对此表示感谢。

我国代表团也要对哥斯达黎加外交部长贡萨洛·法西奥先生阁下在上个月很困难的谈判期间所表现的技巧、耐性与权威表示很感谢，并且我们也要谢谢我们的同事费尔南多·萨拉萨尔大使。

我也利用这个机会，热烈欢迎我们的新同事，喀麦隆联合共和国的奥约诺大使。

安全理事会刚才通过的决议是简短的和准确明白的，并且载有联合国紧急部队继续执行工作的一切必要因素。

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任务在秘书长报告（S/11670）的第29段里已经清楚规定了。在该报告中，他正确地强调不仅为了维持埃及——以色列区域的安宁，联合国紧急部队是不可少的，而且为了提供一个气氛，以利进一步努力去达到中东的公正和持久的和平，以及遇有需要时帮助这种进一步的努力，都是不可少的。

紧急部队不仅成功地建立在一度是非常紧张的地区，而且证明能够控制极为危险的局势。紧急部队自从其活动开始以来，通过其继续的存在和服务，也对于防止重大军事事件和对于该地区的大致平静，作出了贡献。

联合国紧急部队执行其困难的任務，代表着联合国曾经从事的最具决定性的重要的维持和平活动之一，而我很高兴在这点上转达我国政府对秘书长，对纽约秘书处工作人员和对紧急部队指挥官为和平大业所作的杰出服务的深谢。

安全理事会的多数理事国似乎显然和我们持同样的看法，认为联合国紧急部队的继续留驻仍然是很重要的和有用的。然而，同样明显的是，不可以因为紧急部队的存在以及该地区的普遍平静而就松懈寻求和平的努力。

这次理事会决定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任务只延续三个月，而不是象从前的六个月。由于这个较短的延续，更有必要加紧寻求该地区问题的持久解决。现在一切有关当事者必须尽全力和善意来寻求和平。

我国政府对于由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先生充作调解人而进行的会谈没有导致成功的结果，觉得遗憾。然而，这件事必须当作暂时的挫折来看。趋向和平的动力必须维持下去。联合国必须鼓励当事者重新努力寻找方法与途径，以便在日内瓦或其他地方作进一步的谈判。最近回合的会谈，虽然这一次不成功，却有助于进一步阐明联合国紧急部队地区的两个当事者的立场和问题，这样便利了现在必须接着进行的以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为基础来达成一个协议的重新努力。

联合国紧急部队活动是基于联合国各会员国的集体责任的原则，并依照宪章第十七条的规定取得经费。因此，大会是详细讨论并就紧急部队的经费筹措作出决定的适当论坛。因为这个理由，在此我将只限于对下面的事实表示满意：从秘书长的报告上判断，联合国紧急部队活动显然有一个合理健全的财政基础。安全理事会在第362(1974)号决议中规定应以最大的效率和经济维持紧急部队，这个要求仍然有效，并且我们完全相信秘书长就是照此办理的。在这一点上，我国代表团要强调，联合国各会员国务必要立即付出它们的分摊部分，使秘书处能够随时偿付所引起的一切联合国债务。

为了效率和为了重要的原则理由，紧急部队应该能在整个活动地区内作为一个完整的单位活动，这是必要的。我们对于秘书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作的努力表示支持，并希望他在这件事上，很快就能得到重大的进展。

安全理事会今天能够在理事会各理事之间没有重大异议的情形下作成一个决定。

瑞典深信这是一个重要的和必要的决定。但是更重要的是当事者应该利用这个日益缩短的期限作出建设性的努力，以便恢复失去了的动力。我们希望在未来的三个月期限结束时，能够取得比到目前为止经过三次六个月期限所达到的更大的进步。

主席：谢谢瑞典代表给我的特别勉励。

夏尔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主席先生，我利用这个机会替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理事会的主席。我国代表团答应在你执行任务时给你充分合作，同时深信在你的能干领导之下，我们的讨论一定会得到成功。

我也要祝贺哥斯达黎加外交部长和其常驻代表，他们在三月份能干地和熟练地主持了安全理事会会务。我也要热烈欢迎我们的同事，喀麦隆联合共和国的代表。

我国代表团和几个其他不结盟国家一起参加了本决议的编写。我们这样作是体会到中东现有的紧张状态的。因此，我们相信我们刚才通过的决议是旨在减少该地区的紧张，以便为中东严重问题的最后解决铺平道路。

我们刚才通过的决议提到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通过的关于中东问题的其他决议。所有这些决议里面最重要的一点是明白要求以色列从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以来占领的一切阿拉伯土地上撤退。我们认为这在持久的和平回到中东以前是一个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秘书长在载于S/11670号文件内的报告中说“中东的整个局势基本上仍是不稳定的”（S/11670，第29段）。秘书长进一步说：

“在这个重要关头，我认为紧急部队的继续执行职务不仅对维持埃及——以色列地区的平静是必要的，并且对需要时作出进一步努力协助建立安全理事会所呼吁的中东的公正持久和平，也是必要的。”（同上）

我确信就是由于这个信心，所以秘书长再度建议延续紧急部队的任务。

我国代表团经过慎重考虑之后，认为我们现在采取的措施，在性质上是暂时的。事实上，当安全理事会接受派遣紧急部队到中东的原则时，大家有一个真诚的希望：紧急部队驻在中东会产生一个有利于进一步努力以达成公正持久和平的环境。

自从一九七三年十月，安全理事会通过第341(1973)号决议成立最初为期六个月的紧急部队以来，理事会的期望一直没有实现。该地区的局势一点也不令人满意。以色列仍然盘据着一九六七年六月强行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并且安全理事会第338(1973)号决议的规定也尚待执行。

安全理事会自一九七三年十月联合国紧急部队成立以来，已经把紧急部队的任务延续了两次：但是，可惜不能不注意到，有如秘书长报告(S/11670和Corr.1)所说，局势根本上仍旧很不稳定。秘书长认为只要根本问题不获解决，局势将继续不稳定。

因此我国代表团希望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任务再延长三个月之后——就是直到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四日——这次将给以色列一个机会来执行安全理事会第388(1973)号决议，该决议除其他事项外，要求执行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的“所有部分”。正是因为这个理由，我国代表团毫无困难地投票赞成刚才通过的决议草案。

我要重申我国政府支持阿拉伯各国为了收复一切被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所作的努力，以此结束我的发言。

谢赫利先生（伊拉克）：阁下，这是我在你担任主席时第一次发言，我很荣幸地同已经向你祝贺的那些代表们一起，祝贺你荣任本月的安理会主席。我国代表团特别高兴看到法国的卓越代表主持安理会。法国是伊拉克维持着密切和友好关系的国家。最近我们两国政府的高级官员的互相访问就是一项明证。

我也愿向你的前任主席，哥斯达黎加外交部长阁下和萨拉萨尔大使在三月份干练地主持了安理会表示敬意。

我又要向喀麦隆联合共和国的常驻代表奥约诺大使表示热烈的欢迎。

伊拉克已经几次就成立联合国紧急部队和延长其任务说明了它的立场。最近在这方面的各种发展证实了我们对延长紧急部队任务表示疑虑的理由。

因此，我国代表团没有参加对安全理事会刚通过的决议草案的表决，正如它没有参加以前有关这个问题的各项决议的表决。

杰克森先生（圭亚那）：主席先生，首先让我对你荣任一九七五年四月份安理会主席的职位向你表示我个人和我国代表团的祝贺。我国代表团期望在你担任主席的这段期间与你合作。

我也愿借此机会对哥斯达黎加外长法西奥和萨拉萨尔大使在三月间，特别是在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最艰巨的谈判中，执行其主席职务的方式再度表示圭亚那政府的完全满意。

我也非常高兴对喀麦隆联合共和国的新常驻代表利奥波德·费迪南德·奥约诺大使表示热烈的和兄弟般的欢迎。我们期望同他密切合作，特别是在安理会不结盟的集团以内。

我们刚通过的决议将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任务延长了三个月——即到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为止。这次安理会认为任务应以延长三个月为宜，而不应该象以前

的决议那样延长六个月的期间，这也许不是出于偶然的。当联合国紧急部队成立时，大家都认为是将对在中东达成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努力作出贡献的工具。但是，从不认为这个部队是半永久性的，以便使它的存在可以被用作延长不和不战的情况的借口，这种情况只能对占领国有利。

第338(1973)号决议很明白地呼吁有关各方在适当主持下开始进行谈判，以便在中东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但是该决议通过了一年半，朝着这个目标几乎没有作出任何进展。

容许这种永久和持续和平存在的因素是很显然的。其中包括以色列完全撤出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以来所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以及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建立国家和恢复其各种正当权利。

我们希望或许在恢复举行的日内瓦会议整个会期的范围内，建设性地利用今后的三个月，以便采取必要步骤寻求全面的政治解决办法。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紧急部队的活动的最近进展报告载于S/11670和Corr.1号文件内。报告表示就大体说来紧急部队还能实际和有效地执行任务，并说这不只是秘书长和紧急部队司令的功劳，也是各会员国派遣的部队卓越地执行其任务的结果。我们愿为在该地区维持和平所作的贡献向派遣部队的国家表示感谢。

同时，我国代表团遗憾地注意到秘书长下面一段话：

“虽然我和部队司令都作出了努力，但是某些特遣队人员行动自由仍旧受到限制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S/11670和Corr.1，第16段)

这种情况并不能令人满意。尽管安理会第362(1974)号决议第4段决定

“联合国紧急部队必须能够作为一个完整而有效的军事单位在整个埃及-以色列地区执行任务，各国队伍的联合国地位不能有任何区别”。

我国代表团认为，刚通过的决议没有特别提到这一点，并不减少它的重要性。因此我们要请秘书长继续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按照安理会的决议解决的话，它将继续是对一些会员国的特遣队有所歧视的行为。

主席：谢谢圭亚那代表对我担任安理会主席的夸奖。

契尔努申科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允许我加入向你德吉兰戈大使和你的国家法国对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表示衷心的祝贺。也允许我对上个月主持安理会会议的哥斯达黎巴的外交部长法西奥先生和常驻代表萨拉萨尔先生表示感激和敬意。

我也很高兴对喀麦隆联合共和国的新任常驻代表奥约诺大使表示欢迎。我祝他在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成功。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同意根据埃及所表示的愿望，将中东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任务再加延长——这一次延长三个月，我们投票赞成 S/11675 号文件内载的决议草案。

关于紧急部队任务的延长，联合国秘书长已提出他的定期报告，载于 S/11670 和 Corr.1 号文件中，安全理事会审议了这个报告，这已反映在安理会所作的决定中。因此，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认为有必要说明，正如秘书长报告的第 16 和 20 段所指出的，紧急部队的所有特遣队的行动问题还没有解决，必需再接再厉以制止有关的一方对紧急部队的大多数特遣队所采取的歧视态度。而且，我国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强调，联合国秘书处在维持这些部队的经费上应该尽量节省并遵守安全理事会第 362 (1974) 号决议的各项有关规定。

白俄罗斯代表团仍认为紧急部队任务的延长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一向反对有些势力企图冻结或延续这个地区现状的野心。以色列的侵略及其企图在占领的领土上生根，并以一切途径或手段将它对阿拉伯巨幅领土的占领合法化，凡此种种，

都必须加以反对，要决定要求以色列放弃这种对该地区所有国家和人民包括以色列本身在内都有很大危险的行径。

我们深信在紧急部队任务延长的新的三个月期间内，应作出坚决的努力，促成对复杂的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这个问题是以色列侵犯阿拉伯国家所造成的。为此，必需保证立即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各项有关决议。为了在中东促成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必需使以色列部队从他们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上撤退并满足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权利和愿望，包括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我们必需保证中东的所有国家和人民享有安全、独立和自由的生存。

我国代表团在同意这一次再度延长紧急部队的任务的时候，希望日内瓦会议的工作能够尽早恢复进行。会议的工作是审议解决中东所涉及的所有问题，以及处理以公正和持久的方式解决拖长的中东危机的各种基本问题。这是符合该地区的一切人民的重大利益的。消除中东这种爆炸性的局势将是加强国际缓和的一个新的基本步骤并将有助于巩固国际和平与安全。

主席：我谢谢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对我和我国，法国的夸奖。

萨拉萨尔先生（哥斯达黎加）：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愿向你祝贺并高兴看到你再度荣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我们愿借此机会重申我们对你执行职务的信心，因为你的丰富的经验和你的外交才干足以保证交付给你的艰巨任务将获得完全的成功。

我国代表团也愿对贵代表团的勒孔特先生所完成的工作和他指导我们的协商促成安理会刚通过的决议草案的方法表示赞赏。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也愿同你一起向喀麦隆联合共和国的新代表，我的同事奥约诺大使表示欢迎。

现在我国代表团愿意提到 S/11670 和 Corr.1 号文件内载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紧急部队的报告，紧急部队是根据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埃及-以色列关于部队脱离接触的协定而成立的。秘书长的报告载有关于紧急部队的作用的宝贵而具有说明性的评价，并向我们提供了中东地区现状的全貌，我国代表团对它真切地感到兴趣。秘书长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资料，我们要向他道谢。

秘书长认为

“在这个重要的关头，我认为紧急部队的继续执行职务不仅对维持埃及-以色列地区的平静是必要的，并且对提供有助于作出进一步努力，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的一种气氛和必要时协助这种努力也是必要的。”（S/11670 和 Corr.1，第 29 段，第 9 页）

我国代表团同意秘书长的观点，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要维持有助于未来谈判的气氛，紧急部队任务的延长是适当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为了对这个目的作出贡献，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载于 S/11675 号文件，旨在将紧急部队的任务再延长三个月的决议草案。

但是我国代表团必须表明，如果按照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通过脱离接触协定以来的惯例，同意将新延长的期限定为六个月，我国代表团将更为欣慰。

我国代表团所担心的是，短短三个月的期间，将不足使当事各国有机会达成可以替代的其他安排。

正如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所说的，

“在基本问题未解决前，中东的整个局势基本上仍是不稳定的。”（S/11670，第 29 段，第 9 页）

说老实话，我们必须说明埃及和以色列的部队脱离接触协定以及战争期间通过

的其他各种措施，例如停火等，都是防止新的冲突爆发的临时采取的军事措施，其本身并不是解决实质问题的办法。

这种协定应以恢复该地区的平静和创造有利的气氛，使有关各方得以商谈永久的政治解决办法为目的。

我们都知道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最近所作的各种努力，不幸这种努力失败了。当然全世界对已宣布的有关各方在日内瓦还有一次对话的机会都感到安心。但是，既然这次会议还未成定局，将紧急部队的任务强行结束，也许很快就把两方置于危险的境地。

我国代表团并非不了解中东问题的复杂性，而且一向赞成可对和平提供其他途径的解决办法。我们希望，紧急部队的任务期间虽然短暂，但是仍可加以利用，以便最后不会有新的战事爆发的威胁，造成新的谅解的体制，这是国际社会相信双方将会达成的。

最后，我愿向在辩论的过程中提及哥斯达黎加上月份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各代表团重申谢意。我们感谢对我国外交部长贡萨洛·法西奥博士和我的夸奖。

主席：谢谢哥斯达黎加代表对主席的夸奖。

奥约诺先生（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主席先生，我本人，并代表喀麦隆代表团，首先要表示很高兴能同大家一起祝贺你荣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这个崇高、艰巨而极为重要的职位。

你的卓越的才能以及你主持国际事务的熟练和你的经验，对我们都是有启发性和教育意义的。我相信这将有助于我们工作的成功。

稍微换一下题目，我很高兴我能在法国代表的主持下首次出席安全理事会，在各方面法国与我国都有非常长远的和良好的关系。

我愿借此机会对哥斯达黎加共和国外交部长和大使，萨拉萨尔先生阁下主持三月份安全理事会会议，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感谢。

我也愿向你，主席先生，也是我的同事，为你刚才对我所说的美好的欢迎词表示感谢。我很高兴向你保证，我将全心全意地和忠实地同你合作，共同就本组织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找出适当的解决办法。

安全理事会刚通过载于 S/11675 号文件中的决议，要求将联合国中东紧急部队的任务延长三个月，即至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为止。秘书长在他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非常好报告 (S/11670 和 Corr.1) 中和好几位发言人都明确地说明了必须采取这种措施的基本理由及其范围和政治意义。

事实上，我国代表团认为该地区虽然目前表面上平静无事，但局势基本上仍然是紧张的，不稳定的而且有潜在的爆炸性，因为，据我们所知，在按照安全理事会关于这个问题所作各种决定的形式和内容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的任何方面还没有达成任何重大的进展。

由于促使以色列和埃及部队在西奈半岛作更大幅度的脱离接触的倡议所引起的各种希望落了空，这种紧张的气氛特别严重，更大幅度的脱离接触可能创造出一种有利于对中东危机作广泛的和最后的政治解决的气氛。

在目前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下，我国代表团只能支持秘书长主张将紧急部队的任务再延长一段有限期间的意见。安全理事会刚才把这段期间定为三个月，我们认为这是合理的。事实上，将部队的任务延长六个月可能成为一种例行公事，这可能冻结目前的局势，造成对一方的不利，并将在该地区建立持久和平的前景推延到遥远的未来。

我认为安理会在今天通过新决议时的主要考虑是具体表现出政治意志，以便使直接和间接有关的各方能在未来的三个月内作出决定性的进展。根据安全理事会的各项有关决议，特别是第 338 (1973) 号决议，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保障中

东所有各个人民的基本权利。基于这个观点，我国代表团毫无保留地支持刚通过的决议的内容。

最后，我愿为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博士给予安理会的明确的和中肯的报告及其为寻求和平解决长久的中东危机而亲自作出的不懈的努力，再度表示我国代表团的热烈祝贺。

我国代表团也愿借此机会向紧急部队恩肖·西拉斯沃中将及其所有的同事们在有时相当艰难的情况下有效执行其任务，表示他们应得的敬意。

主席：谢谢喀麦隆代表对我和法国的夸奖。

既然现在要求发言解释投票的所有安理会理事国都已发言了，在我还没有请发言人名单上的其他人发言以前，我愿以法国代表的资格就安理会当前处理的问题简要地说明我国的立场。

法国代表团对提交安理会的决议草案投赞成票，这当然是遵循一九七三年十月成立中东紧急部队以来法国的一贯态度。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回顾了该地区基本上不稳定的局势，在这种情况下，紧急部队的存在仍是确保遵守停火的必要条件。它对防止可能严重危害在中东建立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努力的任何紧张局面也作出贡献，因此在贯彻这些努力上有存在的必要。

当然，紧急部队的存在本身并不是成功的保证；由于它的目的是军事性的，它不标志着朝向政治解决的一种进展。事实上，我国代表团一再回顾我们在保证停火的部队——紧急部队——和维持和平的部队——承担和平的责任——之间所作的区分。至于后者，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应派特遣队参加。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深信紧急部队履行了而且将继续履行一项有益的任务，有助于我们在此卫护的目标，即以和平的方式努力达成争端的解决。关于这一点，我们愿向司令恩肖·西拉斯沃中将和同意提供特遣队的七个国家表示敬意，他们的专

诚、效率和勇气是值得我们感激的。

两个具体的问题仍需我们专心审议。一方面，我们必须考虑工作的财政问题。虽然秘书长的报告对安理会几次表示的关怀作了说明，指出紧急部队延长任务后的费用仍将维持在大会授权的费用数据以内，但是报告指出由于许多摊额迟缴，而造成的严重的亏绌依然存在。我们不能不要求将这种情况正常化，这对本组织已经严重困窘的财源增加了压力，也给提供特遣队的国家增加了不当的负担。另一方面，存在着特遣队行动自由的重要问题。在这方面的任何阻碍都是违反宪章的规定的。因此，我们应鼓励秘书长继续努力，以他自己在他的报告第16段说的很清楚的条件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我愿强调对我国注意到的最近各种发展所表示的忧虑，或更确切地说，对于最近中东缺乏有利的发展的忧虑。某种程度的受阻不应危害到可能导致解决问题的一切其他努力，我们一直遵循这种程序，我们的理由是，因为这同有关各方是有利益关系的。而且，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安理会第338(1973)号决议要求进行谈判，我们再度呼吁执行这项决议。基本结构已经存在。正如阿尔及利亚民主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和法国共和国总统的联合公报所说的，

“认为有必要在准备就绪的条件下，重开日内瓦会议。”

我们应立即向该地区的国家和人民保证重新努力协助他们寻求建立公正和持久和平的途径，我们认为这种和平应以从占领的领土撤军为基础，照顾到巴勒斯坦人民有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的权利，和以承认该地区的所有国家都有在安全、公认和保证的边界以和平生存的权利为基础。

现在我以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身分，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请接受我国代表团最崇高的敬意，并祝你在主席任内工作顺利。

我愿借此机会代表我国政府感谢联合国紧急部队，部队人员和指挥官恩肖·西拉斯沃中将以及秘书长，紧急部队在执行任务时所表现的令人赞赏的态度。

紧急部队的存在，是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缔定的埃及——以色列有关部队脱离接触协定的不可缺少的部分。紧急部队的部署和部队的任务是经当事国双方同意，并为脱离接触协定所规定的。显然，延长紧急部队的任务期限也是当事国双方所要共同处理的问题。

本来，根据脱离接触协定的精神和过去的一贯作法，部队的任务期限理应再延长六个月。以色列提出了上述的建议。可是刚刚通过的决议只把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三个月。这是埃及方面坚持己见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萨达特总统以为他可以单方面处理紧急部队任务期限的延长问题，可以随意决定把任务期限限为三个月，甚至可以进行威胁，根本不予以延长。

这种立场，反映出埃及对脱离接触协定的专横态度，也说明有关紧急部队的现有规定的缺点。萨达特总统缩短紧急部队任务期限并把它限为三个月的决定，再次证明阿拉伯政府在他们认为履行国际义务诸多不便的时候是怎样的不予履行。

以色列当然会继续遵守脱离接触协定，继续在本地区寻求谅解与和平。但是显而易见，在日后的谈判中，必须为紧急部队的驻在和责任订定牢固的基础。现有的协定没有提供这种安定的和令人信赖的基础。

主席：谢谢以色列代表的赞扬。

现在请埃及代表发言。

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主席先生，让我先对你与你伟大的国家讲几句话。 你在一个微妙的时刻——一个负责任的时刻——担任了安全理事会的主席你背负的担子是非常沉重的。 但是，以你卓越的才华足可胜任，我们深信，你定能掌握安理会的讨论，使之圆满结束。 我也最诚挚地祝贺你的副手勒孔特先生，他在你缺席时给予很大的帮助，使讨论获致我们正谈到的成果。

埃及与你伟大的国家，法国，保持着最好的关系，我们对此感到非常高兴。我在那里很乐意的向法国的国际政策致敬，因为它是一个明智的忠于其崇高传统的政策。

安理会在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五日通过了第340(1973)号决议，到现在已一年半了，决议决定成立联合国紧急部队以监察停火的情况。 人们认为这是迈向中东公正与持久和平的第一步的一个部分。 从那时起，在埃及的同意和积极合作下紧急部队执行了第340(1973)号决议所规定的任务。 现在，安理会在紧急部队现有任务期限即将届满时，投票通过了将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三个月。 尽管以色列对一切的和平努力采取了消极和阻挠的态度，但埃及并没有反对将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三个月。

萨达特总统在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宣布埃及同意将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三个月，以便多有一个机会去达致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 萨达特总统在向国民议会发言时称：

“有人以为我会感情冲动，从而结束有关西奈紧急部队的协定，但是，我要的是行动，而不是冲动。 因此，我会允许将联合国紧急部队的任务期限只延长三个月，而不是六个月：我这样做是有两个原因的，一方面，我不希望使国际社会突然面临危机，而另一方面，我想让全世界知道，时间和忍耐都是有限度的。”

时间与忍耐之所以有限度，是由于以色列破坏了解决的进程，以色列的顽固态

度再次证明了这是导致一切和平努力归于失败的绊脚石。很不幸，以色列显然没有从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中得到教训。以色列所要的阻挠、施延和逃避的手法对和平事业毫无帮助。这种手法以前没有用，现在也是没有用。

以色列政府仍然坚持己见，顽固地拒绝正视新的现实与和平的要求，到现在还没有采取积极和实际的态度。

我们刚听过以色列代表的发言。我确信，埃及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对你们大家都是非常清楚明确的：我们致力于谋求公正与持久的和平，而公正与持久的和平惟有在：以色列撤出自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来所占领的全部阿拉伯领土，和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之下才能达成，因为经验证明除非和平是正义的，否则不会持久。

在一切谋求和平解决中东冲突的努力中，始终表现出我们对和平的热望。众所周知，例如埃及在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五日给秘书长特派代表雅林大使的复文中宣布：如果以色列愿意承担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242(1967)号决议下所有的一切义务，埃及将随时准备与以色列缔结和平协定，从而结束交战状态——我强调“交战状态”——并承认以色列在安全和被承认的疆界内的生存权利。这就是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五日我们对雅林大使的答复。与此相反，以色列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六日给雅林大使的复文与以色列现在对和平所持的阻挠态度是完全一致的。以色列的答复断言以色列将不撤出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前的界线。

一九七一年的情况就是这样。四年后，以色列仍然占领着阿拉伯的领土，仍然不愿宣布任何有关愿意放弃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公开保证或政策。以色列现在更坚持要埃及结束同以色列的战争状态，作为以色列从少于三分之一的埃及领土作最少和有限度的撤出的代价。

面对这种顽固的态度，埃及仍然保持节制、稳健与和平的政策。最近的证明是，为了国际航运的利益及各国的繁荣，我们决定于本年六月五日重开苏伊士运河。

今天，安理会一些代表团还提到这件事。但是，如果以为埃及会在恢复领土完整方面放弃它的合法主权，就不免是幻想了。

在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先生的最近一次试图挽救和平动力的努力中，——今天许多代表也提到这件事——埃及为使他能成功地完成任务，曾尽了最大的努力，并且希望进而缔结第二个有限度的军事协定，在和平道路上更迈进一步，以便为在日内瓦会议范围内全面解决一切有关中东危机问题作好准备。

埃及在最近的会谈，要求以色列部队自西奈沙漠作部分撤离，撤离的地方包括隘口的东面和阿布·卢德伊斯油田。这种撤离的代价是，正如埃及外交部长于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宣称，埃及准备保证在脱离接触协定生效的期间内，不使用任何武力的或准武力的行动，条件是只要继续按照第338(1973)号决议以及其它一切有关的联合国决议的文字与精神，努力谋求公平与持久的和平。

在一次挽救基辛格任务的具体尝试中，埃及官方发言人曾于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九日发表了下列的宣言——我现在引述宣言的正式文本，以便载在安全理事会的正式记录中：

“阿拉伯国家之所以赞同安全理事会第338号决议，正因为它们赞同终止交战状态，条件是只要达成中东危机的全面解决，建立公正的和平。

“从这点出发，阿拉伯国家并不反对与以色列缔结和平协定，只要这个国家不但做好准备，同时也有一定的潜力，足以面对公正和平的事实与要素，并按照安全理事会第338号决议履行其国际义务。

“因此，在这个阶段尚未达到以前，重要的是要突出这个事实：任何新的脱离接触协定只不过是和平道路上的基本和重要的一步。这种新的协定会产生并考验交战国的诚意，在这种诚意上才能建立真正的和平。

“在新的脱离接触过程中，只要脱离接触协定继续生效并为各当事国所尊重，各当事国自然不会诉诸武力的，这样，和平在各个方面才能得到进展。

“所有这些都是新动向的真实意义和重要性。公正与最终和平的要素不能与各种协定混为一谈，因为协定只不过是达成上述和平道路，为产生形成真正和平基础的信心所必需的。”

这就是埃及于三月十九日为挽救基辛格任务而发表的官方声明。但是，基辛格的任务失败了。

萨达特总统于今年四月三日向美国国会代表团宣称，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依照以色列的要求，同意终止交战状态，就等于是请以色列继续非法占领我们的领土。

这是埃及和本组织的任何其它会员国所不能接受的。因为，按照我们的宪章和国际法准则的规定，不能要求联合国任何一个会员国正式放弃收复仍被非法占领的失地的权利。

总而言之，先要看到和平的行动，才能作出和平的保证。当侵略者仍然占领一个国家的大部分土地时，这个国家是不能作出和平的保证的。

我们刚听到以色列代表指控阿拉伯国家不尊重他们的义务。好啦，全世界都已认识到，基辛格最近一次的和平任务之所以失败，以色列是要负责的。连倡议循序解决办法的美国都责备以色列这种顽固的态度，使最近和平的努力归于失败。福特总统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七日说如果以色列在国务卿基辛格所进行的与埃及的谈判中，表现得灵活一点，是可以更利于中东和平的。

众所周知，美国的新闻报导机构一部分素来是同情以色列观点的，但这次也出面公正地批评以色列的顽固态度和短视。一九七五年四月一日华盛顿邮报的社论说：

“以色列拒绝了埃及脱离接触的提议后，必须采取一些比光是固执己见，一面攻击埃及一面又吁请美国帮忙打破僵局更要有效得多的行动才行。以色列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它将越来越受到更大的压力，而不得不提出一个可行的负责任的和平建议，”……

华盛顿邮报又说：

“这个建议应超越它过去外交政策中令人厌倦的口号，展示出一些足以满足中东争端各当事国的合理前景”。

基督教箴言报一九七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发表了来自华盛顿的以下报导：

“以色列发表地图，声称是展示以色列和埃及双方在西奈的最大让步，企图将关于临时解决的循序渐进会谈的失败归罪于埃及，进一步激起了美国官员的愤怒。在华盛顿这里认为，发表地图，是以色列为了平息福特当局对以色列在会谈中坚持己见的愤怒，但是，这样做只能使美国更加不满而已。

“据权威人士透露，以色列大使馆三月二十七日〔在华盛顿〕发表的地图从来没有交给在耶路撒冷的美国代表团”……

我重复说一遍：“从来没有交给在耶路撒冷的美国代表团”。

“消息来源方面称，以色列所说的为了使会议继续进行而在最后时刻作出的那个提议因而不包含任何明确的东西，让美国传达给埃及”。

我愿回到我刚才所讲的话，但我现在先谈谈在第S/11670和Corr.1号文件的秘书长报告。在该报告第29段，秘书长非常正确地详述：

“在得不到全面解决以前，中东的整个局势基本上仍是不稳定的”。

这是再真实不过了。但是，我很遗憾地说，同一个报告的第30段向安理会传达了以色列的讲法——而我们刚刚又一次从以色列代表口中听到这样的讲法——，即“紧急部队是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脱离接触协定的整体部分”（同上，第30段）这个指控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对和平也没有半点帮助。我现在会告诉你们原因在那里。

安理会刚才通过的决议就足以证明以色列的讲法是根本错误的。这个决议再次呼吁各当事国立刻执行安全理事会第338(1973)号决议。紧急部队是第

338(1973)号决议的整体部分——而不是任何其它协定的整体部分。我再说一次：紧急部队是第338(1973)号决议的整体部分。这就是我们的立场。根据第340(1973)号决议，在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成立了紧急部队，这是为了执行第338(1973)号决议第一段的规定采取的一个步骤。

一切为了在中东维持和平和实现全面解决的努力所本的法律构架乃是第338(1973)号决议，其中规定：

“安全理事会，

“1. 要求现有战斗的各方，不迟于本决定通过后十二小时，在它们目前占领的地点，立即停止一切射击并终止所有的军事活动；

“2. 要求各有关方面于停火后立即开始执行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的所有部分；

“3. 决定由各有关方面于停火的同时，立即在适当主持下开始进行谈判旨在建立中东的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其后通过了安全理事会第340(1973)号决议。而后来的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的安理会第344(1973)号决议注意到关于中东局势的一次和平会议不久将在联合国主持下在日内瓦召开，并希望该会议作出迅速的进展，以求在中东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由于日内瓦和平会议的努力和美国政府的帮助，埃及和以色列于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签订了脱离接触协定。

该协定具有纯属暂时和军事性质乃是不证自明的事。我希望安理会会查阅该协定的D段。D段明确地规定：

“埃及和以色列都不把本协定——脱离接触协定——看作最后的和平协定它是在日内瓦会议的范围以内依照安全理事会第338号决议的规定走向最后、

公正、持久的和平的第一步。”（S/11198，第3页）

这就是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的脱离接触协定的D段规定。因此显而易见，一条款明确地规定了脱离接触协定只是依照第338(1973)号决议走向和平解决的第一步，所以是暂时性的办法。

依照第340(1973)号决议成立的联合国紧急部队也是暂时性的，因为，根据第341(1973)号决议它最初成立的期限是有限的，而且是为了在采取进一步行动去执行安理会第338(1973)号决议的所有部分的同时担任监督停火的工作。

埃及对联合国紧急部队在其领土上的性质和驻在所持的立场始终如一，埃及曾经向安理会说过这个立场，并在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我以埃及常驻代表资格给秘书长的信中也清清楚楚地列出了这个立场。这封信曾作为联合国文件(S/11055)分发。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这封信的内容是：

“1.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接受安全理事会的第340(1973)号决议，作为执行安全理事会所作决定的第一步。

“2.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声明：它准备与联合国合作，来执行安全理事会第338(1973)号……和第340(1973)号决议。

“3.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认为联合国紧急部队驻在它的领土上是临时性质的，而且是要遵循联合国宪章，其宗旨和原则以及保障埃及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际法的一般原则的。

“4.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声明：它在有关联合国紧急部队驻扎和其执行任务的任何事项上行使它的主权时，它将要以其对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接受为依据。”（S/11055）

紧急部队既不是一队占领军，也不是宪章第七章所说的执行部队。它也不是一支为无限期地存在而成立的维持和平部队，以取代永久和平的实现。今天有许

多代表团曾一再重复这种说法。 紧急部队不能代替本地区的解决。

由于紧急部队的成立展开了寻求和平的进程，这个进程的唯一目标是要推动和平解决，而这种解决方式是理事会在第 338(1973)号决议中决定要立即开始进行的。

但是，以色列今天的论点好象要使全世界相信紧急部队的驻在是无限期的。这种逻辑是不能接受的。

根据我刚才向理事会宣读的协定 D 段，以色列口口声声说什么不应把脱离接触协定看成是进程的一部分而应把它看成是无限期存在的单独事件，这也是站不住的。

我们今天听到的并且在秘书长报告中出现的这种讲法，不就是等于在脱离接触地区中创造新的由国际监督的永久分界线吗，这种后果是不能接受的。

由于这些法律上的考虑，以色列在今天不能倚靠联合国紧急部队的驻在，作为永远非法占领联合国一个成员国领土的手段同时也不同故意破坏一切谋求和平解决的努力。

以色列口口声声说，紧急部队的驻在和脱离接触协定的继续有效与否，并不取决于和平谈判的进展，这种讲法会导至一种令人难以接受的后果，这就是：只要以色列一天不愿意根据第 338(1973)和第 242(1967)号决议履行其义务，紧急部队和协定就会无限期维持下去。 这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以及安理会就中东问题所通过的基本决议。

因此，与其评击和混淆这些问题并企图转移紧急部队任务的基本目标，我想，以色列倒不如遵照安全理事会第 338(1973)号决议，宣布准备撤离被占领的埃及领土和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

如果寻求和平的必要步骤受到其中一个国家，也即是以色列的阻挠，第 338(1973)号决议所发起和包括的整个进程因此而停滞不前的话，那么，联合国紧急部队本身的存在再也没什么根据了。

我们大家都看穿了以色列的谬论。这只不过是另一个要想永久占领我们领土的企图而已。不但埃及不能接受，联合国任何一个会员国也不能接受。

最后，我愿意附带声明，尽管以色列的消极政策，埃及还是愿作谋求和平的努力，以便在中东达成公平和永久的和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埃及已正式要求日内瓦和平会议的共同主席再召开会议，以便解决有关中东局势的全部问题。

在这个范围内，必须于严格遵守安全理事会第338(1973)号决议的内容和精神，并有巴勒斯坦人民的参与之下，达成解决的方法。因为，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是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和平不可或缺的条件。

时间无多，在这些即将来临的和平努力中，以色列面对着一个非常重大的责任。以色列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摒弃消极的态度，走上和平的道路或者是再一次逃避肩负和平的责任。这些抉择确是重要的，但是，对我们和整个世界来说，问题是怎样通过建立基于正义的和平来避免灾难的发生。

主席：首先，我感谢埃及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他那大篇的赞扬确实使我有点难为情。埃及代表也赞扬了我的副手在会议前的协商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一点我是最为感激的。我也特别感激他提到他的国家和我国之间的极为良好的关系。

现在，我请那些表示愿意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奥文尼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对中国代表黄华大使的声明有几点意见。中国代表从现代北京厨房里拿出了一份已经是人人熟知但是和闻名的中国烹饪显然无关的食谱。这个食谱显得出奇单调，照着它只能作出一道闻起来不太高明的菜，那就是反苏主义。

中国代表一向惯于对安理会审议的事项的实质说几句笼统的话，然后就一味诽谤苏联。从逻辑观点看，这种行为叫做改变命题。从道德尺度看，这是卑劣的行为。那么，黄华大使为什么觉得有必要这样做？同过去一样，是为了掩盖中国本身的真正立场。中国这种真正的立场，使它的代表长期以来扮演了魔鬼辩护士的角色，实际上成为占领别国领土者的头号同谋。

就在最近，安理会讨论了塞浦路斯问题。当时中国代表也是对苏联专事诽谤。但他根本没有提到外国军队应如何撤出塞浦路斯。他没有提到分割塞浦路斯是不能容许的。他也没有提到继续维持塞浦路斯不结盟地位的必要性。

这种立场会对谁有利呢？当然不会对塞浦路斯有利。中国不但不关心，甚至于准备玩弄这个联合国主权会员国的命运。今天，安理会正在审议中东的情况。这次中国的立场竟然是要干对侵略者以色列有利的事。人们可以坦白的说，中国至少和侵略者本身一样，也害怕中东问题获得公正的政治解决。它害怕，因为这种解决不符合中国的计划，它宁愿中东爆发新战争，不管当地人民将为此付出多少代价。正是为了这个缘故，中国对这问题所采取路线的本质，在于破坏任何和平解决的可能性。

我最后一个论点是这样的。苏联对中东问题所起的真正作用，是为我们的朋友阿拉伯各国所熟知的，我们认为向中国这诽谤者作答辩是有损我们尊严的。黄华大使，你不可原谅地诽谤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经为中国本身的自由和独立作过那么多贡献的国家；我们深信，总有一天，中国代表将羞愧地记起你曾扮演过多么可耻的角色。

黄华大使，你可以讲很多反苏的毒言恶语，也许你只是宣读早已准备好的文件。但这样一来，你对历史的贡献就更可耻了。

主席：我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埃及代表的发言表现出，在象安理会这类论坛上，以沉着和有建设性的态度交换意见，是多么地困难。 如果以空洞的口号和曲解，而不以事实为根据，是不能有效地处理国际局势的，甚至连认真讨论也不可能。 无疑地全世界都会注意到这个事实。 以色列就是如此。

我举出埃及代表歪曲事实的几个例子：

他宣称以色列认为脱离接触协定是最后的、不可更改的协定——但是，他这样说的时候，却正是埃及拒绝在目前脱离接触协定的基础上，向和平的目标踏出一小步的时候。

第二个例子，也许是更惊人的吧！ 他宣称联合国紧急部队并不是脱离接触协定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要引用几段文字。 事实上，我要引用那非常短的协定的一大部分，因为那个协定中一大部分文字提到联合国紧急部队和指派给它的具体任务。 B 条(2)款指出：

“埃及和以色列两线间的地区是脱离接触区，将由联合国紧急部队（紧急部队）驻扎。……”

第 3 款指出：

“埃及线和苏伊士运河间地区的军备和部队都将受到限制。”

第 4 款指出：

“以色列线（附图 B 线）和附图 C 线所标示的界线之间的地区的军备和部队都将受到限制，C 线沿吉迪山口和米勒塔山口所在山脉的西面山脚伸展。”

第 5 款指出：

“紧急部队将检查第3款和第4款提到的限制。 紧急部队的现有程序，包括埃及和以色列的派遣联络官到紧急部队去，将继续采用。”（S/11198，英文本第2页）

这是一份庄严缔结的协定，作为安理会文件散发，已由埃及和以色列代表正式签署，并由联合国紧急部队司令作见证人。 这份协定包含一项又一项的规定，详细说明了联合国紧急部队的部署和责任。 然而，埃及代表却来到本机构，宣称联合国紧急部队和它的驻在不是这协定的一个组成部份。 因此，以色列有理由提请注意埃及政府对它签署过的协定、它庄严地承担过的保证所采取的专横态度，这难道不是非常清楚的吗？

埃及代表认为，提到最近在中东所作促进以色列与埃及之间进一步的了解和协议的努力，是恰当的。 他也许是无意中透露了埃及对这些谈判的失败应负责任，因为他重申埃及为人熟知的立场，就是原来准备议定的协定——埃及所着眼的协定——纯粹是军事性的，不含有任何政治意义。 换句话说，埃及要求以色列从它所占领的土地上撤退，而埃及却拒绝采取任何政治行动；埃及拒绝采取的一项政治步骤，就是以色列所建议的，双方在维持和平过程中这个决定性的关头，应该采取的走向和平的步骤。 这步骤是以色列提出的唯一政治性建议。

埃及承担义务的态度和埃及对它本身国际责任的武断解释进一步表现在埃及代表提到的最近萨达特总统发表将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的声明中。 这个声明，在发表的当时，和在今天二度提出都是当作表示善意的姿态。 然而，没提到的是关于开放苏伊士运河的声明附有一项不准运往以色列的货物通过苏伊士运河的声明。 没提到的事实是，埃及在一九七四年一月庄严地承诺了，一旦运河开放将无差别、无歧视地允许货物通过运河。 换句话说，埃及，在一年之后，公开向全世界宣称，它即将违反另一个它曾经庄严地承担了的义务。 实际上，埃及对它自己的承诺，对它签署的协定所采取的态度可以以一个古老的埃及故事来说明。 这个故事提到，一个农夫允诺，如果上帝能救回他生病的驴子，他就以一个第纳尔的代价把它卖了。

当这个驴子病好了之后，农夫发现他不能以这样低的代价卖了它，但是他又必须遵守他的誓言。于是，他把他的猫放在这个驴子背上，到市场上大声吆喝“如果买主肯同时买下这只猫，这驴子只卖了一个第纳尔。这只猫的要价是1,000第纳尔”。

主席：中国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现在请他发言。

黄华先生（中国）：既然一个名字叫做奥文尼科夫的苏联代表讲了上面一番话，我认为有必要再简单说几句。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事务中一贯主持正义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也是不容歪曲的。

至于苏联在中东地区干的丑事、坏事则是不胜枚举的。你们到处吹嘘自己对阿拉伯国家的援助如何“巨大”、“无私”。可正是深受过这种“援助”的苦头的某些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和阿拉伯的公正舆论对苏联“援助”的实质一再做了鲜明有力的揭露。就拿所谓“军援”来说，你们不但利用“军援”为幌子，乘人之危大做军火商，赚取暴利，甚至公然干涉阿拉伯国家的内政，向人家勒索基地和特权，并且一再以停止供应军火作为政治要挟的手段，破坏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侵略的正义战争。更不要说你们如何从某些阿拉伯国家攫取廉价石油向包括自己的所谓“盟国”在内高价倒卖等种种丑行。你们表面上装模作样，谴责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但却大量向以色列移民，帮助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加强其侵略力量，而且不断在明里暗里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勾勾搭搭，背地里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你们自诩为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解放事业的“天然盟友”，但你们实际上却从各个方面来破坏他们的团结和斗争，视他们的领土、主权和民族权利为自己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霸中东的筹码。你们长期以来拒绝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把巴勒斯坦人民所坚持的武装斗争污蔑为“越轨行为”，妄图一笔勾销巴勒斯坦解放事业。仅仅由于中东形势的变化，你们不久前才又乔装打扮，改变手法。但万变不离其

宗，你们的终极目的仍然是保持中东“不战不和”的局面，以便混水摸鱼，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是，时代不同了，在日益觉醒的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面前，你们的这一套社会帝国主义的手法已经遭到愈来愈强烈的反对，终究逃不掉被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所彻底唾弃的可悲下场。

主席：埃及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现在请他发言。

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我本来不愿意再度发言，但我实在不得不这样做。我知道时间已晚，但我必须对以色列代表的指控说几句话。

他再次在我们面前表演他回避与混淆主要问题的本领。他说他认为以色列政府提出的非交战状态的要求只是要埃及采取的一个“小步骤”。要我们宣布非交战状态，在以色列代表的观念里变成了一个“小步骤”。好吧，当和平来临的时候我们是会采取非交战状态这一个步骤；我曾经说过，在两个明确的条件下，我们是准备和平相处的：这些条件是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以及以色列占领军从所有阿拉伯被占领土上撤退。这些条件完成之后，我们是会采取那个小步骤的。

以色列代表再度声称，他本国目前所采取的态度是正当的。好吧，我得要求他阅读一些由著名的美国新闻记者和学者所写的评论，看看他们的判断；这些人不能认为是阿拉伯人或埃及人的亲密朋友。在我面前有一篇由哈佛大学教授斯坦利·霍夫曼所写刊登在一九七五年四月号《外交季刊》上的一篇文章，题为“以色列的新政策”。本文一部分转载在三月二十七日的《纽约时报》。我确信在这儿的很多代表都曾阅读过霍夫曼教授这篇文章。他说：

“就以色列而言，它必须表示愿意无条件地、按照具体规定地从（阿拉伯）被占领地区撤退，以换取承认和和约的签署。”

请注意，斯坦利·霍夫曼教授是政治学教授，也是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席。在这篇题为“以色列的新政策”，刊登在《外交季刊》上的文章中，他陈述了他自己的信念——这不是我的信念——说，现在是以色列对和平解决采取彻底的主动的时候了。

让我再提醒以色列代表注意——也许他没看过——由萨尔斯伯格先生执笔，刊登在昨天的《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我不认为这位先生是阿拉伯人的朋友。这篇文章在我面前。他说的是：

“……从一九六七年起，（以色列）就不曾表现出多少外交理性。”

这可能是含蓄的说法，就让我们姑且接受吧！接着，萨尔斯伯格先生，在文章的另一段中说：

“以色列人在外交上犯了决定性的错误。”

现在，口气逐渐加强了：他说得更率直些了：“以色列人在外交上犯了决定性的错误。”

然后，在另一段，他说：

“甚至在最近基辛格失败的穿梭外交期间，耶路撒冷当局并没有在让步是有利的时候让步。”

我请以色列代表读读这篇文章。

我还有很多话可以讲，虽然我准备在这儿呆到午夜或者午夜以后，但我愿节省安理会的时间。他说起埃及农民的故事，那又有什么了不起？他一向喜欢讲故事。他提到的关于埃及农民和他驴子的故事使我想起一个更有名、有关一个住在威尼斯的人，叫作威尼斯商人的故事。这位先生要他可怜的牺牲者以人肉而不以金钱来偿付债务。最好不要讲关于埃及农人的故事。埃及农民肩负了5,000年的文明。你小心些，这个埃及农民在一九七三年十月给了你一个教训，并准备再给你一个教训。所以，最好不要谈到是我们所有人祖先的埃及农民。

我最后一点是，我希望不要被逼再度发言，但如果必要，我还是准备上台的。我要他记住下面这句话：“你有时候可以欺骗所有的人，或永远欺骗一部分人，但你不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主席：苏联代表希望行使答辩权。

奥文尼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据说东方——可能在中国本土——有一座寓有深意的雕刻，描绘出三只猴子。其中一只看不到任何东西，第二只听不见任何声音，第三只是哑巴。我们今天看到中国代表能够发表长篇大论的反苏演说，虽然是事先准备好了讲稿的。中国代表今天在这儿声称，其他国家之中某些国显然不要中东存在着战争或和平的局面。我感谢他至少部分地承认了另外有一个国家不希望中东爆发战争。与此相反，中国的立场是很清楚的。中国希望中东爆发战争，如果可能，甚至并不仅限于在中东，但我怀疑黄华大使这个立场在联合国能得到支持。

主席：以色列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再度发言。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我不认得埃及代表所提到的几位先生——教授、作家和评论员——但我确信埃及代表一定熟知海克尔先生，埃及总统的密友，他说：

“在我们面前有两个目标，第一，以色列从被占领地区撤退，以消除一九六七年侵略的后果；第二，消灭以色列国，以消除一九四八年的侵略。”

埃及代表二度发言使我更加相信安理会不是作建设性讨论，以及在寻求和平的通路试图采取有效步骤的场所，除了这一点之外，我不认为有进一步评论的必要。

主席：请埃及代表发言。

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我说过，如果有必要，我不得不作答辩；很遗憾，我的确不得不再作答辩。以色列代表说他不认得我提到过的几位先生。如果他不认得我提到的这一位先生，他必定是个无知的人。也许他不认得斯坦利·霍夫曼教授——我也不认得他——但也许他认得我提到过的萨尔斯伯格先生。

这是非常严重的关头。我只是提醒以色列代表注意一些并非埃及人或阿拉伯人的人士所发表的声明。他无数次地提到海克尔的声明。我不想讨论海克尔说了什么，没说什么。我宣读了一些美国人的评论，他们以自由、受尊敬和著名人

物的身分，以报界人士或是学者的身分，说出了他们的想法。我要向安全理事会这个高贵的集会，介绍他们观点中可取之处。因为就象我在演说中提到过的，这位教授所要求的改变，也就是他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中所说要以色列采取主动、展望未来和抛弃过去的口号的那种改变，如果再不实行，就要错过机会了。这些人不是我的朋友。这些人是杰出的美国报界人士和学者。我可以接受或驳斥海克尔所说的话，但我在以色列代表面前提这些，是因为他在指责埃及和阿拉伯人阻碍进展，不遵守诺言。我们对这点当然不同意，但让我们听听由第三者发表的一些评论和观察。他最好很仔细地听听这个忠告，因为我们认为这是非常明智的忠告。

让我在安理会中提出另一位杰出的美国报界人士安东尼·刘易斯先生的声明。我相信假装不认得这些人士的以色列代表一定很熟悉安东尼·刘易斯先生。

我想引用安东尼·刘易斯先生的话，因为他说的与我们今天在这儿讨论的主题很有关系。

安东尼·刘易斯先生在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七日的《纽约时报》上说：

“首先，从实际安全方面看，一九六七年被占领地区的重要性是愈来愈小了。新武器可以控制整个有关距离而有余。不论各别的边界如何，下次战争将更具破坏性。军事上，时间是对以色列不利的”……

这不是埃及人，而是安东尼·刘易斯说的话。

“阿拉伯人的经济力量开始表现出来了，他们在掌握军事技术上，正逐渐缩小与以色列间的差距。”

“其次，保持占领地区不放正在逐渐削弱世界上对以色列的已经低降的好感。哈佛的斯坦利·霍夫曼教授，美国最明智的外交专家之一，曾经描写以色列所面临的危险，说它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变成了孤立，和它的邻国、实际上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脱离了关系。美国几乎是它通向世界的唯一渠道……’。

“第三，除非它归还占领地区，以色列要与邻国保持真正非交战状态的想

法只能是幻想。”（《纽约时报，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七日，第31页）

这只是一篇文章。在我面前还有许多其他的文章。现在有一种看法，以色列必须从它的行动来判断。它不能再欺骗它惯于欺骗的人了。

主席：我请以色列代表行使答辩权。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我实在不认为有答复的必要。我相信是多余的。我不认为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需要任何帮助，来对埃及代表提出的案件作出他们自己的评价。

主席：我请中国代表行使答辩权。

黄先生（中国）：在我刚才的发言中，我列举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中东地区进行侵略和扩张的大量事实。这些事实一再被某些阿拉伯领导人和阿拉伯的公正舆论所揭露。遗憾的是，苏联代表根本无法否认这些客观事实，但却诉诸污蔑和谎言。然而，谎言掩盖不了事实。事实胜于雄辩。回顾一下某些阿拉伯领导人和阿拉伯公正舆论对你们的揭露和谴责，事实不就一清二楚了吗？因此，我就没有必要再对他的无耻答辩作出答复了。

下午八时五分散会